

横跨了西域三十六国的好几国了吧？一路之上，那一山一水、一草一木、一屋一舍，让人流连难忘，但更多的是感动与感恩。

丝绸古道新足迹

——《车轮上的行囊》之十四

□葛俊生



心在路上

库车，也许有人对这个名字略感生疏，但若说龟兹，大家都知道，西域三十六国之一，历史上大大有名，尤其是武侠小说和影视剧里碧眼金发、白肤隆鼻、能歌善舞、魅惑四射的西域神秘女郎，多出于此。

我们在库车城里转悠，试图寻找古龟兹的遗痕，比如龟兹古城。令人意外的是，大多数库车人居然对“龟兹古城”十分生疏，甚至有人指着一段清代城墙说，喏，这就是古城。我们“考证”了半天，总算弄明白，龟兹古城只剩下一个土墩，已被圈起来了，而清代城墙还留存了一段，实实在在地杵在那里。也许，库车的历史底蕴太丰厚，当地人都不屑于弄清龟兹古城与清代城墙的区别，所以，我们在向十几个库车人打听龟兹古城后，被说不清道不明的当地人东指西划在原地转圈，最后被指引到库车王府。

库车王府住着库车回部第十二代王爷达吾提·买合苏提。清朝统一新疆后，赐封部分少数民族有功贵族予王公爵位封号，世代承袭。清王朝最后一位王爷爱新觉罗·溥杰去世后，由清政府册封的世袭王，只剩下达吾提·买合苏提，成为在世的中国最后一位王爷。

库车王府一部分由王爷居住，一部分用来做展览馆。见我们观看得认真仔细，讲解员主动迎上来做介绍。达吾提·买合苏提14岁继承王位，当过库车县政协副主席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委员，但他真正的身份是自食其力的农民，不过，政府对他的爵位未加否定。王爷有时会出来与参观者见面，与游客合影，此刻，他就在起居室里做功课。我们提出能否拜见王爷，这位大眼睛维吾尔族姑娘沉吟片刻，婉言谢绝：王爷年事已高，况且正

在做祷告，就不要去打扰他了。

我们失去拜谒库车王爷的最后一次机会。一年后，88岁的库车王爷去世。

南疆与北疆的自然风貌迥然不同。大西洋的暖湿气流赋予了北疆河流湿地、森林草原，故而有“塞外江南”之称。南疆就没那么幸运，天山山脉阻断了季风南下，缺雨少水是南疆固态。故此，南疆到处是戈壁沙漠，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就在南疆。但是，南疆的历史底蕴要比北疆丰厚得多，西域三十六国基本环塔克拉玛干沙漠建国，因为，喀喇昆仑山赋予了南疆丰沛的水源，我国最大的内陆河塔里木河就是塔克拉玛干的母亲河。到北疆，主要看风景，而到南疆，却是看风情——迥异于汉文化的异域风情。

按老木与水哥的计划，今天去克孜尔千佛洞与托木尔峰“打卡”。

克孜尔千佛洞是中国开凿最早的大型石窟群，从公元3世纪到9世纪凿建，持续时间之长，在世界上绝无仅有，1961年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我虽先后参观三次，惭愧的是，印象不深，只记得大门口有佛经三大翻译家之一鸠摩罗什的清瘦坐像，记得洞窟里的壁画残损不堪，坐像几乎损毁殆尽，损毁程度堪为全国之最，这跟十三世纪的宗教战争与德、俄、日等列强偷盗、焚烧、破坏关系密切。不过，我对第18窟里朝鲜族学者韩乐然刻在洞穴石壁上的考察记事记忆犹新，我在那拍过好几张照片。

前往托木尔峰的过程比较复杂。托木尔峰是天山第一高峰，海拔7345米，与天山第二峰汗腾格里峰并肩屹立于中吉边境。地图显示，从库车和温宿都有路可通双峰，但我们选择的是一条无功而返的路。出克孜尔千佛洞，顺一条狭窄颠簸的小路朝破城子方向去，进了山沟走着走着便迷了路，正迟疑是否该回头，迎面来了一辆“斯柯达”，开车的是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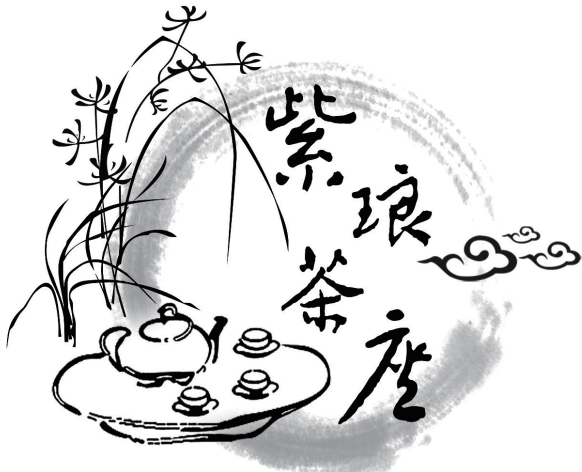
漂亮得不像话的女孩，老木上前问路，女孩指指大山深处，让我们再前行二十公里，就可到达托木尔峰营地。果然，那里是一个徒步探险营地，但差不多已废弃，只有一个哈萨克族小伙子看守营地。小伙子说，再向前，车无路可通，有两条徒步小路，一条向北翻越木扎尔峰到伊犁州昭苏县，是丝绸之路上的夏特古道；一条向西翻过眼前的雪峰，可达托木尔峰南坡。

听罢介绍，我们只得悻悻而返。一看还有时间，便奔天山神木园而去。

别看神木园只是一个土丘，却是戈壁大漠里一处神奇绿园。神木园在天山托木尔峰南侧，隶属阿克苏市温宿县，是一处墓葬群，正式名称叫“库尔米什阿塔木麻扎”。土丘四周是茫茫戈壁滩，干涸缺水，但神木园却溪水环绕，绿树四合。难得的是，园内树木种类繁多，杨树、榆树、柳树、核桃、杏树、白蜡树，形态各异，千姿百态，都有数百乃至千年树龄。这些苍劲的古树，曲折盘旋，贴地而伸，枝条起舞，犹龙如蛇，不毛之地有此绿洲，端的神奇。著名画家张汀有《巨木赞》赞之：想巨木受日月之精华，得天地之正气，因生命之需求，不屈不挠，或死而复生，或再抽新条。风雷激荡，沧海桑田，念天地之悠悠，实为中华大地之罕物，民族精神之象征。

我们的目的地是喀什，因还要赶路，自然不敢在天山神木园盘桓过久，差不多就行了，本想到刀郎部落、阿依乐器村看看，也省略了。一路看到拜城、巴楚、麦盖提、伽师、疏勒这些熟悉而又陌生的地名，猛然想到，这条路，张骞与唐玄奘早在一两千年前就走过，我们正踩着古人足迹前行，虽非凿空，却是取经，每到一处，所看所感所想，就是积累知识，重温历史，填补人生空白学习过程。这不，今天该横跨了西域三十六国的好几国了吧？一路之上，那一山一水、一草一木、一屋一舍，让人流连难忘，但更多的是感动与感恩。人在旅途，不要太执着于旅行的目的地，而错过了沿途风光。

华灯初放之际，车进喀什城。



前人说爱如喷嚏，来了挡不住，其实不止如此，厌烦也同理，照样拦不住，有时甚至比爱更不讲道理。

孤岛

□维愚



或许是因为春季天干物燥，开学后脾气大不如前。从前能忍受的人和事，如今都不堪忍受，甚至多看一眼都不耐烦。

到底在不高兴些什么呢？好像说来说去，无非是“看不惯”。总是“看不惯”的人多少为人秉性不大和善，也很可能不招他人喜欢——这是我一贯的认知，从长辈那些得来的“有来有往”的礼节观。但情绪一旦上来，和喷嚏一个道理，拦都拦不住。前人说爱如喷嚏，来了挡不住，其实不止如此，厌烦也同理，照样拦不住，有时甚至比爱更不讲道理。“看不惯”是极日常的存在，且无法以理服之，只能等它自然冷却。

它像春夏草从边上的小飞虫，无头乱飞，远远的，你看不见它，等走近了真切感受到时，已被团团包围。看不惯吵闹和嘈杂，看不惯不知真假的细弱，看不惯特意显出来的聪明，看不惯不自知的愚蠢，看不惯不加掩饰的恶，看不惯遮羞重重面目模糊的善……看着孩子们的时候，觉得世间有此一方净土，转念思及他们即将成为各色的成年人，和他们的老师、家长一样，被飞虫环绕，然后自己也不知觉变为飞虫，又悲从中来。

这样想是不对的，世界不只是一个巨大潮湿的草丛。这样想着，或许

月似钩，天如水，歌舞尽，归于一个人的明月清风，任其心有猛虎，或者泪流满面。

一钩淡月天如水

□江徐



人散后，一钩淡月天如水。

这是丰子恺一幅漫画的意境。画上一间亭子，桌面一把茶壶，三两茶盏，全是酸味，疏帘半卷，草木几丛。天上淡月弦钩，桌旁人去椅空。

这一情景，让我想起读到过的一句话：明月清风是一个人的事。我将它作为QQ空间相册名字，已经好几年。

画龙点睛的那一句，出自北宋词人谢逸的一首词作《千秋岁·咏夏夜》：楝花飘砌。簌簌清香细。梅雨过，萍风起。情随湘水远，梦绕吴峰翠。琴书倦，鹧鸪唤起南窗睡。密意无人寄。幽恨凭谁洗？修竹畔，疏帘里。歌余尘拂扇，舞罢风掀袂。人散后，一钩淡月天如水。

楝花、梅雨、浮萍点点、鹧鸪声声，这些自然意象对于江南人而言再熟悉不过。因此，当我细读这首词，心怀亲切之意。

在我们这里，房前屋后，牵头河畔，苦楝树就像一位寡言淳朴的农妇。有时，你透过长途汽车的车窗，也能看到它们临水照花的情影。

苦楝树的小碎花呈淡紫色，细密纷繁。人立树下，风拂过，你会闻到淡雅清香，数粒楝花悄无声息地落在发间，或者衣裳上。

苦楝树容易让人回想起幼年夏日。艳阳逼近透明，疯长的玉米就像农人写在自留地的几行情书，字拙心诚。白粉蝶只要飞出一只，就会带出接二连三，成群结队。

老人和男孩选择清凉的地方钓龙虾，河边的苦楝树是一把天然遮阳伞。风吹过，楝花飘落于河面，一粒，二粒，三四五六七八粒，激起一圈圈很小的涟漪。谁说的来着：花来衫里，影如池中。

苦楝树是天牛的聚集处，我曾和小伙伴一起捕捉过。据说它触角的节数代表年龄，就像年轮之于树木。当年的小伙伴已经为人父，他的孩子大概已经不知天牛为何物。

还是读读书，听听音乐的好，读了部爱情小说，胡扯得很，但男女主人公是年轻的学生，在故事里极快乐；音乐听的山下达郎的新歌《RECIPE》，唱什么“把今天的时光溶进平静的高汤”“幸福的食谱”云云，歌词平平淡淡而温温馨馨，曲实在是一般人听不惯的曲风，山下达郎式突兀的断句，每句的强弱起伏都过于强烈，旋律却单一，来来去去就那么一小段旋律在反复，很老派的风格，听着听着就开始神游天外。说是神游天外，也不过胡乱想一通，或者好像想了点什么，实际什么也没想。当然不会想到高汤和食谱，却无来由地想起假期里宅家的日子。那段时光也是“好像做了点什么，实际什么也没做”，所以想起来并无具体场景，只有阳光里看着楼下小猫时，腿上毛毯的质感，或是犯困的下午躺在家人腿上发呆时，对方裤子的触感，又或者单纯无所事事时发愣瞪大的双眼，仅此而已。

除此之外，再无其他。其他人，其他事，一概没有。没有悲惨的社会新闻，没有喧闹的人群，只有这首不好听的歌曲循环着，白开水一般的回忆断断续续，模模糊糊，隔着起雾的窗子望屋内似的。说不上好或不好，只是难得切断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，难得安静了下来。

暂时的安宁。烦闷与“看不惯”挥散不去。有人洋洋得意地炫耀着什么，我心想，这有什么可说的；有人喋喋地说着单位的历史如何光荣，我心想这有什么可说的；有人骄傲于自己知晓别国的阴谋，我心想，这有什么可说的……你们知道我熠熠闪光的日子吗？

荠菜是诗经写给女人的一封信。女人们不仅要学会包荠菜饺子，更要读懂这封信。而且，你要先读懂这封信，再学会包荠菜饺子。

荠菜

□低眉



茹这个字，勉强只有和素搭配在一起的时候还行，茹素。其他的搭配，都不行。比如茹毛饮血，很原始，容易让人想起狮子的脸。还有含辛茹苦，也不行。云一样结在心底的苦意，贯穿了腔肠动物的一身，够委屈。

诗经《谷风》里头，就有一个委屈的女子。她说她老公的性情，就像谷底的风雨，阴晴不定，她都忍了。家里很穷，这没关系，她可以和老公一起创业，同心同德。但是她起早摸黑又是捉鱼又是腌菜的，最后家庭条件变好了，男人却不要她了。对她有时狂风暴雨，有时拳脚相加。而且还在她眼皮底下，和别的女人结婚，言笑晏晏，温柔款款。

然后她说，老公啊，你采了萝卜叶子，也别忘了根呀。谁谓荼苦？其甘如荠。你这样对我，让我的心里，已经苦得没法形容了，比苦菜还苦。跟我心里的苦比起来，连苦菜都像荠菜一样。

懂了吗，如果把味道按照苦的程度排个顺序的话，第一是荠菜，第二是苦菜，第三才是她心里的苦。哎呀呀！女心真是哀婉到凄凉。读读我便起了杀人放火的创意，恨不能替她起义。而剑在匣中鸣，终于又作罢。因为，也许打不过他。所以说，荠菜是诗经写给女人的一封信。

信。女人们不仅要学会包荠菜饺子，更要读懂这封信。而且，你要先读懂这封信，再学会包荠菜饺子。比如说，张爱玲同学，虽然不会包荠菜饺子，但是也许读懂了这封信。

胡兰成确实滥情。是个女人都不会愿意自己的男人是老胡这种人。他也许是为了抵抗虚无。这样不专情，不过是在以身示道，告诉我们无常才是人生的真相，至道不难，唯难拣择。所以，他对于送到眼前来的女人，全不拣择。半个人类都给他，他皆不会拣择。倒弄得自己像济公一样的。济公什么都吃，最后把食物都走度了。

是这样吗？我不知道！当事人的心事，我无从知道，更没资格置喙。我只知道，小张和老胡，早就一拍两散了，不牵丝。至少从表面上看来，是如此。我接下来要说的事，只和荠菜有关。跟任何别人都无关。

不记得在什么书上，看过胡兰成的相片了。七十多岁了，极是清瘦的笑，含一点微微的苦意。我的眼前，远远浮了一株荠菜出来。

荠菜当然不是一种陌生的植物，它一直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，甚至已经成为我们今天最主要的野菜了。要说今天还有一个人不认识荠菜，我不信。假如你告诉我，你从来都没吃过荠菜，我也不信。还有没吃过荠菜的人？不是有个关于荠菜的段子的吗，你若成功了，吃荠菜叫养生；你若失败了，吃荠菜叫寒酸。所以，不管你是一成功还是失败，荠菜是万万不可不吃的。

荠菜的英文名，直译为牧羊人的钱包。因为它们的蒴果形状很像中世纪农民携带的小包。打开牧羊人的钱包，荠菜的种子，金币

般散落。

而在十七世纪的英国人那里，荠菜因为肾形的种荚，被分派用于治疗泌尿系统疾病。他们流行一种所谓的药效形象说，认为上帝为植物设计了具有暗示性的外形和颜色，以便人类悟出它们具备治疗哪种疾病的效果。这些人甚至将植物和宗教乃至巫术捆绑在一起。观察一种植物并解读其药效的行为，竟变成了一种虔诚信奉基督教的表现。

搞笑吗？一点也不。这学说产生的深层次原因，无非仍然反映出绝对的人类中心主义罢了。植物长成如此的形状和颜色，也许是纯粹出于植物自身的原因，它们遵循自己祖先的嘱咐，愿意长成什么样就长成什么样。不是为了给人类治病，也不是为了饱人类的口腹。这一点，中世纪的人类，死活都不肯承认。

唐明皇的宠臣高力士因为李辅国构陷而流配到云南，看到当地到处是荠菜却无人采食，作诗感之。曰《感巫州荠菜》：两京作斤卖，五溪无人采。云南此地，植物种类远比黄河流域与西北地区丰富，蔬菜品类很多，荠菜不受重视，也是情理中事。古人是有智慧的。让我惊讶的不是荠菜没人采吃，而是太监会写诗。想想也觉得正常。

但对中原地区来说，荠菜是野菜要角。唐时，荠菜和大麦是多数百姓的主食。白居易写诗，说：“归来问夜餐，家人烹荠麦。”到了宋代，苏东坡写过《春菜》诗：“烂蒸香荠白鱼肥，碎点青蒿凉饼滑。”这时，荠菜已不仅是野菜了。

荠菜蒸白鱼，肯定好吃的。东坡先生推荐，必须得试试。我可是读懂了荠菜这封信的人呀。做什么菜都没问题，可以随心所欲。